大易擇言

九

故利在貞正

伊川程子曰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存異伊川程子曰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

建安邱氏曰咸皆也唯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義東海王氏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為禮取女之所以為吉也

伊川程子曰咸之義感也兌女在上艮男居下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于說爲堅慤之意艮止于下篤誠相與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此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于正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

天下和平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東谷鄭氏曰天地萬物雖異位其氣則一聖人億兆雖異勢其誠則一觀其所感而其情可見者感生于情也情出于正然後知感通之理

縉雲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爲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通論

劉氏長民曰卦以咸名而彖傳以感釋其義者聖人

之微 旨欲明感物之无心也

王氏伯厚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

秋山王氏曰止而說者謂艮止不動而意氣自相和說乃所謂感不止而動則是出于作為非感也故六爻皆欲其静

餘論

林氏黃中曰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正女也君不下士而士從之非貞士也如是者不可取矣親迎之

禮廢于夫婦之間就見之儀蔑于君臣之際為女為士者不待禮而行為君為夫者唯其易而畜之未有不悔于其終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正義 崔氏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

伊川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于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

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
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
也
紫陽朱子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紫峰陳氏曰山上有澤澤以潤而感乎山山以虛而
受其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心以受人之
感焉盖心无私主有感皆通若有一豪私意自蔽
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所受未必

動物也大象則言虛已而納善也大象往往有于彖爻之外別設一義者先儒不察而以虛為受感之地似不能无誤也

初六咸其拇

正義 紫陽朱子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通論 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雖是止

然咸有交感之義却是要動所以都説動卦體雖

説動然才動便不吉

虛齋蔡氏曰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

而不宜動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

所謂无心之感者皆謂此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愚案人之動以足不以腓今曰咸其腓此非所當動而動之象也然以艮止之德而處于中動固不吉不動則必吉矣二當下體之稍上故其象為腓以為本躁動之物非是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惟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顧氏善伯曰雖凶而居則吉者蓋能順理以爲感不爲躁動害也居非專靜特不妄動而已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正義伊川程子曰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于物也剛陽之才感于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童溪王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所謂股也夫股隨上體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為主于内而其所秉執者在于隨上體而動焉則躁動而失正矣故曰往吝

辨正

折中曰案執其隨本義以為隨下二爻程傳以為隨上然隨之為義取于鴈行相從則以三為隨四者近是證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蓋四者

心位也心動則形隨之而三直股位與四相近而相承故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證之艮卦以三為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隨可見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所執下者既志在隨人是其志意所執下賤也

伊川程子曰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
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執者畀下之甚也
紫陽朱子曰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
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
吝之甚也
存異 會稽虞氏曰志在于二故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正義 紫陽朱子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

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辨正 愚案九四初交外卦又兼說體之陰柔故爻多戒辭貞吉悔亡言不繫于外至之說則得其正然後吉而悔且亡也憧憧往來則繫于說矣朋從爾思物

之誘于外者將紛紜而至矣此爻即樂記所謂感物而動好惡无節于內而知誘于外者先儒但以人事之感應訓之故終多影響浮游之論○朋以譬外誘也朋從爾思外誘擾擾于胷臆之象繫辭傳之何思何慮蓋斷章取義耳舊說以為所感之狹又曰朋類則從其思其說似皆未當也

通論

伊川程子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

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
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
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
初故戒于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
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
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
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
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

病

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又問是憧憧于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個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又便要往只是一個忙

雲峰胡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憧

通論象山陸氏曰咸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貞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无適而不正无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與此所以退藏于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隨于膠焉溺焉之一偏者也

徹尾

進齋徐氏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

雲峰胡氏曰咸亨不以正徒為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見矣

漢上朱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恒非一定而不變也隨時變易其恒不動故利有攸往

紫陽朱子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為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久亦以正而已矣

辨正 紫陽朱子曰能常而後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恒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辨正 愚案恒益二象皆取諸風雷而有上下之分向來未有確解建安邱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故君子體之而為遷善改過之義邱氏此說于益得之于恒則未盡也蓋恒之所以為

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童溪王氏曰初巽之主也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為恒故曰浚恒猶之造事也未嘗有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猶之為學也未嘗有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夫造事而欲其有所成為學而欲其有所造固所當然然望之太深責之太遽俱不免于无成

天德而不失其常之象故傳以能久中釋之悔亡
者半途而廢之悔其知免矣傳義謂陽爻陰位本
當有悔又謂以中應中是以悔亡並非實義且何
以處九九二及九二之與六五應者乎

通論

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
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陽爻居陰位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
九二以中德而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十八

上元程廷祚撰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

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紫陽朱子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于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辨正　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

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
小耳朱子曰經文固无此例以彖傳推之則是指
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愚案小利貞程傳本虞王以為大小之小本義以為
小人說俱有理然遯與否皆陰長之卦否彖不利
君子貞主陰而言也則小利貞亦宜主陰而言以
此卦方有二陰且居艮體猶能小利于君子而无
大害非謂君子處遯之時尚可以小有所為亦非

紫陽朱子曰隂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

語類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朱子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隂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辨正 愚案此卦内外俱剛體乾居上而用其健艮居下而用其止故曰剛當位而應非專指九五而言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正義　崔氏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

伊川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紫陽朱子曰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

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石澗俞氏曰君子觀象以遠小人豈有他哉不過危行言遜而已遜其言則不惡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則有不可犯之嚴不使之不遜也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辨正 愚案凡六爻之位以初上為始終而全卦之體則以初上為首尾初六之為遯尾取諸全卦者也雖取

諸全卦亦但就一爻而言非以上五爻為先遯而初六為遯而在後何也卦之二陰乃此卦所以為遯者也遯者賢人君子之事四陽爻方能為之豈可以屬陰爻乎遯尾厲者言初六陰之初長繼之者方來而未已為可危也勿用有攸往者言能自是而不前進則可以无害于陽而遯者可勿遯矣舊說既不明于遯尾之義而下句之說亦迂迴而難通

存疑 吳郡陸氏曰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與災難會故勿用

有攸往

衡水孔氏曰遯尾厲者為遯之尾最在後遯者也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内是遯之為後故曰遯尾厲也危厲既至則當危行言遯勿用

更有所往

存異 伊川程子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

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于災處微故
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辨正 愚案所以致遯在下卦之二陰而適居艮體故爻辭
皆取止遯之義遯不可止止陰之長乃所以止遯
也初六既言陰不可進六二則陰進之勢尤鋭非
力止之則其進不可遏而遯之事成矣故曰執用
黄牛莫之勝說舊解未可用

中正順應于五五以中正親合于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紫陽朱子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辨正 愚案固志謂固止陰柔之志使之不廹于上進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正義　蘭氏惠卿曰九三爲艮之主二陰浸長而止之于内是畜二小人于内曰若畜之以臣妾之禮則吉不可使與于政事也

紫陽朱子曰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厚齋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

當以剛自守止下二陰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後獲吉又豈可當大事乎

愚案九三陽剛本欲遯者而内與二隂為體有係屬之義故曰係遯其德以止為德者也于二隂畜以臣妾之道畀以使令之役而不使之干預大事則止之道得矣不可大事正對小利貞而言盖臣妾人之所不可无者若以其小有利益而授以軍國之務則禍亂萌生而君子之害至矣雖欲遯得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正義

折中曰桀君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與君子相敵者言之則否字解如泰否之義謂好遯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然豈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退避則小人亦不旋踵而覆敗是君子之遯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遯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義與剝上小人剝廬之指正同蓋易雖不為小

人謀而未嘗不為小人戒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牽于所私至于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繫故設小人之戒

紫陽朱子曰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絶

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

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于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于不善也 案小人否之說以折中為正

九五嘉遯貞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

仁者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正義 伊川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紫陽朱子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

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寛裕自得之意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最處外極无應于内心无疑戀超世高

舉安時无悶故肥遯无不利

伊川程子曰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

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于止故為不往為執革

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于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

肥遯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正義 伊川程子曰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紫陽朱子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陽壯則

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正義伊川程子曰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而大者道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

語類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朱子曰正大便見得天地

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

折中曰案大者謂陽也大者壯謂四陽盛長也此句正釋名卦之義剛以動故壯一句非正釋卦名乃推明卦之善以起義耳凡曰故者皆同義順以說故聚明以動故豐是也

通論

蘭氏惠卿曰復者一陽在内而甚微故曰心心難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大壯則四陽壯盛已形于外故曰情情易見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

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正義伊川程子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紫陽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須是

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

辨正

愚案二四兩爻並有貞吉之辭二居乾體之中不見其剛于外有務克己私以全天德之象故得其正而吉也四處動體之初值多懼之地前遇二陰非其所敵故亦得正而吉雖有悔而可亡也然四曰悔亡則二之无悔可知二在本卦為最勝之爻于此明矣先儒謂二以陽居陰本不得其正必因中以求正然後得吉非至當之論

用之君子務勝己之私是以勿用壯于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狠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角用壯而厲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儒或為羅網之罔失之矣

愚案君子用罔之說以　折中所訂為正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勇壯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

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于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盖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

紫陽朱子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

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正義慈湖楊氏曰九三益進勢雖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為意焉惟小人則自喜已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罔无也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四以震體居外卦之初剛與動皆未至于極則皆為壯之得其正者故並得貞吉而四亦非戒辭也至于二不言悔亡而四言者已交外卦而當四陽之盛不能无過壯之嫌則其始不能无悔以其初動而在上卦之下遂得悔亡亦非陽終而壯易過之謂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剛陽之長必至于極四雖已盛然其往

之正也至六五則壯已過矣又以柔處中則无所用其壯矣故雖喪羊而无悔

存異 伊川程子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愚案大壯之為卦諸爻雖有美惡然四陽方長聖人

幸之矣六五以陰柔別有取義非以諸陽並進而

欲以五制之也程傳甚誤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通論 臨川王氏曰剛柔者所以立本變通者所以趨時方

其趨時則位正當而有咎凶位不當而无悔者有

矣大壯之時得中而處之以柔能喪其狠者也

折中曰案位當位不當易例多借爻位以發明其德與

時地之相當不相當也此位不當不止謂以陰居陽

不任剛壯而已蓋謂四陽已過矣則五所處非當壯之位也于是而以柔中居之故為喪羊于易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

也然能艱則吉此易之所以備勸戒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正義石澗俞氏曰人之處事以為易則不詳審以為艱則詳審向也既以不詳審而致咎今詳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大易擇言卷十八